

主编 张晓虎

3

明宫十六帝传奇

9、斑秃之谜——孝宗朱祐樘

10、游龙戏凤——武宗朱厚照

11、无池钓叟——世宗朱厚熜

12、倾国一梦——穆宗朱载垕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题 记

一、“黑籍”皇子…………… 1208

“老将至而无子，可叹也！”/冷宫六年藏皇儿
/吴皇后被废/万贵妃的永憾/纪妃暴死之谜
/张敏带功吞金/假冒皇亲案/无神主的宗庙
/“父子两世，孝为一揆”/“子为父隐”，万
妃幸存/光禄寺的祭器

二、立储波澜…………… 1222

皇太子正名/周太后育皇孙/内宫杀机再起/
十窖黄金的去向/东岳震，易储阴谋告吹/端
本正始，功在尊吉/《文华大训》/“以孝治
天下”的孝皇帝

三、才华初现…………… 1230

三次劝进始为君/改弦易辙，革新前朝积弊/
除掉李致省，旁门左道无首/宦官梁芳下狱，
举朝弹冠相庆/树倒猢猻散，“传奉官”走投
无路/惩治万安，刷新吏治/举贤选能，起用
王恕、怀恩、马文升/灯下黑连兴两狱/刘阁
老恶贯满盈现原形

四、弘治中兴…………… 1250

文华殿的“墙上履历”/斑秃之谜/繁琐的朝

仪/宫中失火，罢朝一日/折子与奏本/重开
午朝/经筵侍讲/文华殿议政/罢黜“耕籍之
礼”/万岁山上的棕棚/皇亲柳景案/亲王返
京之争/王鳌谏皇帝/迷途知返/刘大夏与戴
珊/殷殷望治帝王心

五、佞佛之路 1276

体弱神虚寻寄托/偷读佛经/“教主真人”的
神通/“剿马贵戚事之如父，总兵镇守呼之为
公”/权宦李广建私宅/万岁山上毓秀亭/李
广畏罪饮鸩/“收贿册”风波/“道士尚书”/
朝中风波

六、寡欲天子 1294

一生畏惧女人的皇帝/左右皇后的贵妃/冷
宫养成冷心理/“梦月入怀”的阴冷皇后/外
戚势力的恶性膨胀/张家两恶霸/藩王作乱/
私戴皇冠与私坐龙椅/何鼎冤狱/“谁是主
谋?”“是孔子，孟子!”/李梦阳奏疏的风波
/—鞭抽掉两颗牙

七、病榻托孤 1322

舌丹遗祸/一线单传的帝脉/太子身边的太
监阴影/病榻托孤/遗嘱中的隐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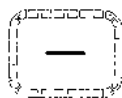
题 记

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日早，明孝宗朱祐樞与世长辞。回味他三十六年短暂的人生，尽管作为神，头上戴满了种种花环，然而作为人，内心却充满了万般烦恼。

他在父皇的爱妻万贵妃专宠时代，以类似于私生子的身份于“冷宫”中降生，在恐惧和屈辱中度过了幼年和童年，从而形成了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克制自我的独特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发怒的慈善形象。在明宫十六帝中，他是最能恪尽职守的皇帝之一，曾赢得“中兴之主”的美誉。然而他并未给王朝展示开阔的前景，而是始终作为善和恶两种势力较量的砝码，基本上失去了自我，在王朝治乱的天平上游移。这是王朝的不幸，也是他个人的不幸。

他懦弱的性格，同样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不幸。自十七岁娶张氏为妻，终身再未册妃，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与其说这是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倒不如说是懦弱性格在家庭中的反映。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这位年轻的皇帝成为独子单传，给王朝留下了别无选择的最坏的继承人。在他统治的后期，被皇后母女所逼，不得不违心地一再为其贪婪的外戚大开滥用特权的绿灯，同时又必须忍受他那些正直的大臣们的严厉批评。他的灵魂就在这夹缝当中经受着锤炼和拷打，使他痛苦不堪。当他最终醒悟到必须

找回丢失多年的自我，挺起胸膛作人的时候，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已经很短很短，他只能挥泪向他忠实的大臣们诀别，这泪水包含了许多别人难以体味的酸楚和苦涩。



“黑籍”皇子

农历五月的北京，正值夏初时节，虽然已是绿树成荫，花香四溢，但并不觉得过分炎热，正是户外活动、远足郊游的大好季节，因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显得格外欢快愉悦。在这宜人的天气里，北京城里有个人心情却与众人形成明显的反差，显得抑郁寡欢，闷闷不乐。此人就是至高无上的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

作为一国之君，总有做不完的政务摆在那里，需要他日理万机；作为丈夫和父亲又有数不尽的烦恼和忧愁把他纠缠。国事暂且不论，单在家事当中，有这么两件事情已经使成化皇帝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无底苦海之中。第一件是皇长子的夭折，第二件是皇次子朱祐极的早亡。俗话说，人生的极大悲痛有三：一是少年丧父；二是中年丧妻；三是老年丧子。这时的朱见深虽还称不上是老年，但先后两次丧子已几乎将他击垮，随之而来的家业无嗣的担忧又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以至于年仅而立，满头乌发已凭添了几许银丝，大有未老先衰之态。就在成化皇帝于苦海中挣扎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他和他的臣僚们都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

成化十一年（1475年）五月十九日这一天，成化皇帝为了排遣自己郁闷的心情，把太监张敏唤至跟前，为自己梳理头发。他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未老先衰的样子，不禁自言自语地叹息道：“老将至而无子，可叹也！”说着想着，想着说着，不知不觉间两行苦涩的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一直流入他的心底。这时站在身后为他梳发的张敏深深感到了皇帝心中的苦楚，于是掩盖了多年的秘密再也不能埋藏心底，不觉跪在皇帝面前说道：“奴才罪该万死！其实万岁并非无子，在西内藏着您的亲生骨肉。”成化皇帝惊愕不已，急忙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张敏忐忑不安地回答道：“奴才若是说出来必死无疑，万岁可要为皇子作主。”成化皇帝还是不明原因，急不可耐地以目光询问在旁边侍立的司礼监太监怀恩。怀恩急忙跪下来叩头。道：“张敏说得极是，奴才也早知此事，确实有个皇子秘密地在西内养着，如今已有六岁多了。”成化皇帝听罢，犹如福从天降，大喜过望，立刻下令摆驾西内，并派人从速往迎皇子。

这时，在西内内安乐堂度过了六年多囚禁般生活的皇生子母纪氏，突然看到要把自己的儿子接走，真觉得这是个吉凶未卜的时刻，不由地抱住皇子，泣不成声地嘱咐道：“儿这一去，为母将不久于人世。儿见穿着黄袍有胡须的人，那就是儿的父亲。”说完呜咽着给孩子穿上小红袍。然后使臣用小凉轿把他抬到了皇帝面前。轿一落地，成化皇帝只见一个身穿红袍、长发披地的小儿，张开双手跑着向自己怀抱扑来，刻骨铭心的父爱从心底油然而生，急忙把这个长发小儿抱起，放在膝上，凝视抚摸良久，不觉流下泪来。成化皇帝看到这个小儿隆准高颧，颅骨耸起，下意识地喃喃道：“这是我的儿子，他像我！”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小儿头顶间竟有一块斑秃。当然

这点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掩盖他此时此刻激动喜悦的心情，随即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赶到内阁去说明得子的情由，并命内阁立即将此事宣告内外。同时他还写了一道敕谕给礼部，大意是说“朕皇子年已六岁，还未及起名，你们会同翰林院给起个名字，迅速呈送与朕。”没有多久，礼部就把拟好的几个名字报了上来，成化皇帝亲自为皇子圈定一个，并且在宗人府掌管的皇族家谱——玉牒中亲笔书写上一个新的名字——朱祐樞。这就是后来的孝宗弘治皇帝。

朱祐樞作为皇子，非但不能像其他皇子那样按时举行盛大的皇子诞生仪式、皇子命名仪式，而且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长期过着幽禁生活，连胎发也未曾敢剃，六个春秋不曾看到父皇龙颜；其母纪氏作为皇储生母，非但不能像其他后妃那样享受生养皇子后的荣耀和显贵，而且在“冷宫”里度过了六年战战兢兢的艰苦岁月。发生在皇宫里的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要知个中原由，还需从头说起。

朱见深早在做皇子的幼年时期，他的祖母——宣宗宣德皇帝的孙皇后，就为他选派了一个姓万的宫女服侍他。除看护这个小皇子玩耍以外，还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这个姓万的宫女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万贵妃。

万贵妃乃是山东诸城人，四岁时就被选入皇宫，一直侍奉孙皇后。皇宫中的多年生活，使她学会了不少钻营攀援的经验，《明史·后妃传》说她：“机警，善迎帝意。”她正是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特有的风骚，不但能够长期留在宫中，而且硬是把比她整整小十九岁的朱见深给迷住了，以至于朱见深在十六岁当上皇帝以后，便封这个足可以做他妈妈的女人为妃子。

万妃深知在他与皇上的关系中，年长十九岁实在不是什

么好事情，一旦皇上长大成人，自己人老色衰，皇上的春心很难拉住，自己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于是，万妃不得不另辟蹊径，在小皇帝长大成人之前，想方设法把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由于自幼抚养照料的关系，这位小皇帝完全听从万妃的随意摆布。万妃的第一项措施便是进谗言废掉皇后吴氏，巩固自己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吴后是顺天人，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成化皇帝即位半年后被立为皇后，她对万妃的专横早已恨之人骨，当上皇后以后，故意找些万妃的毛病，对其进行鞭笞，这样一来可闯下了大祸。万妃是被宠惯了的人，哪能容忍这般污辱，日夜在成化皇帝面前哭诉，说吴后这不好，那不好，逼着皇帝把她废掉。成化皇帝对万妃一向言听计从，便下了一道诏谕说：“先帝为朕选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太监牛玉则在太后面前竭力推选吴氏，遂得立为后。今朕见吴氏举动轻佻，不谙礼法，不宜为后，征得太后同意，废吴氏别宫。”遂把吴后打入了西内“冷宫”。吴后被废以后，又立上元人王氏为后。王氏在正统皇帝时就被选入宫中，对吴氏被废的原因十分清楚，对万妃宠冠后宫的情况也是耳闻目睹，故也不去和她较劲，处处淡然，因此才在皇后的位置上呆了下来。

第二项措施则是算尽天机生出一个皇子来，这样不仅可以“母以子贵”，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控制两代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想尽一切办法，用尽各种手段，避免皇上临幸其他妃嫔，而把他牢牢拴在自己身旁。功夫不负有心人，万妃果然在成化元年（1465年）三四月间怀孕了，自然喜不自禁。经过十月怀胎，在第二年的正月生下了一位皇子，这就是成化皇帝的长子。皇上自是万分高兴，立即改封

万妃为万贵妃。可惜好景不长，万贵妃所生的这个皇长子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就夭折了，从此以后，尽管万贵妃费尽心机，再也没有能够怀孕。

万贵妃在她所生的皇长子夭折以后，性情变得极为孤僻怪戾，唯恐别的妃嫔会生下皇子，动摇自己的专宠地位。因此，万贵妃使尽浑身解数死死缠住成化皇帝，严格监视皇上和其他妃嫔的来往，凡有妃嫔、宫女因皇帝临幸而有了身孕，她便多方设法予以钩治，甚至不惜连孕妇一起加以残害。《明史·后妃传》记载道：“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即使侥幸躲过万贵妃监视，皇子得以出世，也很难逃出她的魔掌。皇次子朱祐极及其母柏氏的突然死去，当时就有很多人怀疑是万贵妃下的毒手，后来《明史》的作者也认为是万贵妃所为。

正由于万贵妃的专横跋扈，成化皇帝朱见深直到很晚仍没有子嗣，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朝廷内外皆为此而担忧，很多大臣纷纷进谏，规劝皇帝摆脱万贵妃。有一天，大学士彭时去朝见皇上，稽首顿首五拜之后，便小心谨慎地对皇上说：“朝政大事固然重要，但宫中根本尤为急迫。俗话说‘子出多母’，今万岁妃嫔众多，可没有哪一个有怀孕的先兆。臣以为这必定是万岁爱有所专，而专宠者已过生育年龄的原因。臣恳望万岁为宗社大计，为皇家子嗣，广恩博爱，遍洒龙种，早得龙子。”成化皇帝听后虽然感到不无道理，可还是摆脱不了万贵妃的魔影，只好说：“这是家庭私事，朕自有主张。”

万贵妃眼看着这么多重臣来拆散她与皇上的关系都未能得逞，更加趾高气扬，专横跋扈，变本加厉地勾结宫廷内部的佞幸太监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和外戚万安等人，

结成一个小集团，宫廷内外，事无巨细，无不为他们所操纵。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居然有一个毫不为人瞩目的宫女怀孕了。

成化初年，明廷为镇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起事，曾多次用兵广西。有一次明朝官军在进攻贺县瑶、壮等族时，把一位纪姓土司杀掉，而把他的一个小女儿俘虏后带回了北京，贡入皇宫充当女史，这就是那位怀了孕的宫女。

原来，这位纪宫人为人机警聪明，又粗通文墨，很受器重，被安排管理内藏事务，也就是在宫内藏书的地方管理图书。一天，成化皇帝朱见深偶尔到这里游玩，见纪宫人面如桃色，娴雅秀丽，十分招人喜爱，不觉春心萌动，随即上前问长问短。纪宫人本是来自西南蛮荒之地，并不受宫内各种礼俗的束缚，故而对皇上的提问对答如流，这更使得成化皇帝情思炽浓。为此，朱见深常来这里走动，天公作美，竟然使她怀上了孕。

在皇宫里，没有哪一个妃嫔宫女能逃过万贵妃的监视，纪宫人的怀孕很快也就被她侦探到了。于是，她恼羞成怒，立刻派遣她的宫女去把纪宫人抓来，要严加惩办。纪宫人面临着灭顶之灾。

上天有眼，不知什么原因，被万贵妃派去抓人的宫女却大发善心，非但没有把纪宫人抓来，反而为了让纪宫人躲过万贵妃的迫害，谎称纪宫人害上了怕见人的怪病，必须马上把她赶走才好。万贵妃竟相信了这些谎话，遂把怀着皇上身孕的纪宫人打入了“冷宫”——内安乐堂。

据万历年间的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记载，内安乐堂位于西内金鳌玉栋桥西，棂星门以北，羊房夹道，也就是现在北京西城养蜂夹道一带。凡是宫人生病年老或犯了错误，

就发配此处，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因此这里非常冷清僻静，没有多少人光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纪宫人住在这里日子虽然过得艰辛，但总还算是平安。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日，北京城内雷鸣电闪，狂风大作。就在这天，纪宫人顺利生产了那个几经周折才勉强保下来的皇子，他就是后来的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樣。地位卑微的纪宫人，看到自己亲生的小皇子，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但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和万贵妃的威福，又不免有些心惊胆战。她考虑皇子的出生一旦被万贵妃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甭说皇子保不住，就连自己的性命也在劫难逃。实实出于无奈，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让在那里守门的太监张敏想办法把新生的皇子处理掉。

朱祐樣之所以后来能生存下来，这个张敏实在是他的救命恩人。当时，张敏听了纪宫人的吩咐之后，惊愕不已地自言自语道：“皇上尚无子嗣，怎么能将皇子丢弃呢！”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纪宫人把这个皇子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悄悄地买些“粉饵饴蜜”加以哺养。原来由于万贵妃的谗言而被废掉的吴皇后也住在西内，离内安乐堂很近，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内安乐堂发生的一切。她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由得对纪宫人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对小皇子更是无限的爱怜，时常往来内安乐堂，辅助纪宫人拉扯抚养这个可怜的小皇子。朱祐樣继位以后，为了报答吴皇后的抚养之恩，命令礼部各有关部门对吴皇后在服饰和用膳等方面给予与母后同样的对待。

在纪宫人、吴皇后、张敏等人的悉心保护和抚养下，小皇子在暗地里平安生长。为了躲避万贵妃等人搜查，小皇子就在暗里藏着，哪里也不敢去，甚至连胎发都不敢剪。就这

样，他像“黑人”一样度过了五年幽禁般的生活，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五月十九日，才发生了我们在篇头所叙述的令人激动的那一幕。

朱祐樞终见天日以后，被父皇成化皇帝视为掌上明珠，不久便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朱见深的接班人，犹如旭日东升，生机勃勃。

纪宫人因在那样极其险恶的条件下，生养了皇子朱祐樞，这时自然风光起来。成化皇帝立即颁旨册纪宫人为淑妃，移居永寿宫，并多次召见。

就在宫廷内外为皇子的不意而来喜气洋洋的时候，只有万贵妃恨得咬牙切齿，诅咒不满。她日夜都在哀怨痛哭，嚎声大骂：“一帮小人欺骗了我，竟放过了这么个东西！”人们似乎从万贵妃的一系列表演里感到一些不祥之兆。

刚刚移居永寿宫的纪妃，还未认真品尝一下母子得以重见天日的欣喜，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设想一下未来美好的生活，就已经有人期待着把她推向漫漫的黄泉之路。

六月初，纪妃不幸染病，被迫与其子朱祐樞分宫别居。正常情况下的六岁孩童与母亲的关系尚是难解难分，何况是从那种险恶环境下生活过来的母子呢！自从与母亲别居以后，朱祐樞昼夜哭闹不止，令人撕心裂肺。二十六日，大学士商辂等上奏皇上：“皇子乃纪妃苦心抚育而至今日，恳请万岁批准，允其母子就近而居，朝夕相见，满足母子俩的共同心愿。”还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复下达，纪妃的病情已急剧恶化。

成化皇帝朱见深对纪妃的病也还算比较重视，病发初期，即命内医天天前往永寿宫诊断治疗，病情恶化以后，更是命太医院最好的御医予以治疗。就在纪妃的疾病正在治疗过程中，病情骤然加重。司礼太监黄赐、张敏急忙去请御医前来

救治，万贵妃坚决反对道：“这点小病何足大惊小怪！”最后还是由她点名请来了一个一般医生。第二天，纪妃病情稍稍有些好转，万贵妃便责令中断对她的治疗。在此之后不久，纪妃便进入不省人事，昏迷沉睡的状态，生命岌岌可危。

二十八日这一天，天色一片赤红，朝廷上下皆以为这是不祥之兆。纪妃就在这天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被谥为“恭恪庄僖淑妃”。随后，曾经帮助纪妃抚养皇子的太监张敏也害怕祸及其身而吞金自杀了。

纪妃的暴死，引起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究竟纪妃是如何死的，众说不一。于慎行在他的《笔尘》中记载，万历年间的一个老太监曾对他说过，纪妃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朱祐樞被迎入东宫以后，万贵妃就赐纪妃死；一种说法是纪妃上吊死的。还有的说是万贵妃让给纪妃看病的医生设法用毒药毒死的，种种说法，莫衷一是。总之，从纪妃患病过程中万贵妃的所作所为和张敏的自杀来看，纪妃的死与万贵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成化皇帝纵有三宫六院，但念及纪妃苦心抚养皇子的功劳，还是对她的死深感悲伤。纪妃去世的当天，即降下御旨，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别张贴告示，宣布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这时的朱祐樞虽然年仅六岁，却似乎已明白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不时地哭喊着要找母亲。好在有一群宫人、太监哄他游戏玩耍，不一会儿也就把母亲的死搁置一旁了。礼部及有关部门经过察看阴阳，把农历八月二十六定为正式的出殡日期。在近两个月的初丧祭奠活动中，朱祐樞因年幼尚可不必要过多参与，可是作为纪妃的唯一亲子，在出殡仪式中就不能不充当主角了。

二十八日这天，朱祐樞身穿一种叫做“斩衰”的丧服，拉着挽柩车的麻绳，站在灵柩之前，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一直把母亲送至西山下葬。《明史·孝宗本纪》说他“哀慕如成人”。如果说这时朱祐樞对纪妃的哀思还只是停留在感性上的话，那么，在他即位当了皇帝以后，才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

朱祐樞从出生直到六岁时和成化皇帝相见，一直都是和他的生母纪妃相依为命。这种终日厮守的母子之情，绝不是一般的皇子所能拥有的。因而纪妃的暴死，带给朱祐樞的哀伤和思念也就最深。为了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他在即位以后，改封纪妃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纯皇后”，人们习惯上称她为孝穆纪太后，并特将纪妃从西山迁葬茂陵。弘治皇帝本想把母后的神主供奉在奉先殿祭祀，但又碍于当时的规定，不好强行，便接受了礼臣周洪僕、倪岳的建议，仿照宋代章献、章懿二后的先例，在奉先殿旁专门建造了奉慈殿，设神主于其内，按时祭祀，把自己对母亲的深切哀思寄托在各种祭日的祭祀当中。

弘治皇帝做完这些以后，总还觉得于心不安，于是开始了寻找母亲乡族，寻找母亲的真正亲人。其实他的这种想法早已有之，只不过此时才有了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要找到纪妃的娘家亲人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弘治皇帝只是在幼小的时候，在内安乐堂听母亲说过她是广西贺县人，姓纪，其余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真是犹如大海捞针。但是，他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踏破铁鞋，在所不辞。

弘治皇帝曾先后多次派人南下广西贺县一带四处查访，但始终没能查到纪妃的真正亲族，却惹出了不少无赖想要冒认皇亲。一次，弘治皇帝特遣太监蔡用访求纪妃家人，有纪

父贵、纪祖旺兄弟二人冒称纪妃亲族。蔡用带着这一喜讯，急速回京禀报皇上。弘治听后，十分高兴，立即下诏改称纪父贵为纪贵，授锦衣卫都指挥同知；改称纪祖旺为纪旺，授锦衣卫指挥僉事，并赐给了第宅和大量的金帛、庄田、奴婢。追赠纪妃的父亲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品秩为正一品，母亲为夫人。甚至连曾祖、祖父也一并追赠，同时在贺县重新修整纪妃祖上的坟墓，设置守坟户。

弘治的这番追封、赠予，似乎了却了一桩多年没有实现的愿望，对母亲的在天之灵也算有所交代了。不料节外生枝，又冒出许多纪妃亲族来。当时，皇宫中有一个叫陆恺的太监，也是广西人，本姓李，广西方言中纪、李同音，因此他就冒称是纪妃的哥哥，令人访求其族人到北京来。陆恺的姐夫韦父成出来冒充，有关部门竟把他当作外戚来对待，把他所居住的地方称作“迎恩里”。

这样一来，本来就心虚的纪贵、纪旺两兄弟，唯恐别人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千方百计指责韦父成是冒充的，两家争得不可开交。等到弘治遣使到贺县整修纪妃祖坟时，方知纪贵、纪旺和韦父成两家都是假的。为此，弘治特派给事中孙珪、御史滕祐赴广西贺县瑶族、壮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进行微服私访，证实了修坟使臣的报告。于是，弘治下令赶走了韦父成，把纪贵、纪旺发配到边海去服役，撤消了以前的一切册封和追赠。从此以后，弘治虽然仍然一如既往地遣使访求，但终无所获。从中不难看出弘治对纪妃的一片孝心。

弘治报母之心难以实现，他的大臣也十分着急，不得不拿洪武初年马皇后封她父亲的故事来劝说皇上。弘治三年，（1490年），礼部尚书耿裕奏称：“过去马皇后与太祖同起艰

难，以国为家。建国当了皇后之后，欲寻其家族，尚不可得，不得已封其父为徐王，在宿州立庙树碑，春秋祭祀。现在广西正当战争之余，兵燹饥荒，人民奔窜，岁月悠远，踪迹难明。何况纪太后自幼离家赴京，侍奉先帝，陛下虽访寻心切，怎么能得到其真实情况呢？臣以为可仿照马皇后对待其家族的例子，确定太后父母封号，在桂林立祠致祭，倒还较为现实。”弘治听后，无可奈何地说：“孝穆皇太后很早便弃朕而去，每念及此，心如刀绞。最初朕以为宗亲尚可访求，所以宁受百欺，冀获一是。现在看来宛如大海捞针，无从寻访，请加封立庙，以慰藉圣母在天之灵。”于是，封太后父为“惟诚室力武臣庆元伯”，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后母为伯夫人。在桂林立庙树碑，命有关部门岁时致祭。立庙时的册文乃是大学士尹直所撰，其中有两句是：“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仁宗之恻”，弘治皇帝时常阅览册文，每读到这两句，便不禁泪流涕下，他对母亲的挚爱是永志不忘的。

弘治皇帝待其祖母周氏，即正统皇帝妃子，成化皇帝生母也十分孝顺。他母亲纪太后暴死以后，他就一直由周氏悉心抚育和保护，对此他是永记在心的。弘治刚一即任，即封周氏为太皇太后，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一次，太皇太后得了一种皮肤溃烂的病，日久不愈，弘治皇帝不但经常去问寒问暖，还夜夜为祖母祈祷，祝祖母早日康复。还有一次，太皇太后居住的清宁宫在夜间发生火灾，弘治皇帝怕祖母受惊，彻夜未眠，守候在祖母身边，直到天亮都未曾离开一步。后来，太皇太后感动地发了一道诰谕给群臣，说她的儿子成化皇帝和孙子弘治皇帝对她都万分孝顺，“以昔观今，父子两世，孝同一揆，我十分欣慰。”

按传统的观念，“子为父隐”是孝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